

瑞士遭劫记

□苏州 黄莉

多年前的仲秋,我随团赴欧洲,在瑞士苏黎世班霍夫大街遭遇了一次抢劫。

午后,金亮的太阳映照着这条全球最富有的街道,把购物天堂衬得愈加热闹和辉煌,商店里肩摩袂接。法籍华裔导游陈先生瘦小个子,前额微秃,圆脸上笑容洋溢,对同胞非常亲切,我们都叫他陈导。他再三提醒我们这里偷盗多,喜欢携带现金的中国人是主要目标,所以千万要注意安全。我和同行的姐妹都自觉把双肩背包在前胸,小心翼翼地挤在如织人群中,购买好自己计划中的物品,上车准备下一个行程。

陈导在法国已打拼了10多年,全家移民了,有两个孩子。他当导游还兼职巴黎警方的中文翻译等工作。陈导非常勤快,导游兼司机,对整个线路非常熟悉,我们放心地跟着他行走。他开的是一辆奔驰商务车,载我们一行四人。

那天,我们回停车场上车坐定,看陈导熟练地在自动收款机刷卡缴停车费,跨上驾驶座,拉上安全带准备出发,还不忘跟我们介绍这里的停车收费规则是按小时计算的,每小时10欧元,即便超过1分1秒也按一个小时计算,自助缴费完全靠司机的自觉。他放下刹车闸,转动了汽车钥匙。在商务车发

动机发出“轰隆”启动声之际,一名身穿白色衬衫的瘦高个白人出现在车旁,颇有礼貌地用手指轻敲驾驶座左边的车窗,嘴里咕嘟着什么,像是示意驾驶员有什么事情。陈导注意到了他的举动,缓缓放下车窗。全车人都关注着这个白人,他干吗呢?车子违章了吗?

驾驶座左边的窗户还没有完全放下,突然,车子背后“咣当”一声巨响,车后惊现一片白光,原来车子后盖已被迅速打开了。此时,我恰巧一个人坐在后排,惊诧回头之际,发现白光中一个壮硕的黑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到了我们放在后备厢里的一件东西,转身以百米赛跑的速度逃开了。

如此猝不及防地近距离接近窃贼,我惊吓得一时喘不过气来,恨自己的懦弱,没有飞身而起,英勇战斗的勇气,就连张飞式的怒吼也没有学会。大家的视线也一下子从车头转到了车尾。

陈导立即低头卸下安全带,关闭了发动机,欲打开车门去追赶那个黑人窃贼。低头之际,那敲窗的白人竟然也一闪不见了人影。大家恍然大悟,被下套了,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他们是一伙的!

陈导和两位男士下车分头往两人逃窜的方向追去。古老的班霍夫大街地处苏黎世旧城,停车场周

边小巷纵横地形复杂,窃贼应该是早就设计好逃跑线路的,所以,不一会儿,追赶的人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大伙一起下车查看后备厢损失情况。发现被窃的是同团男士的一个品牌皮包,里面装着现金和资料。陈导第一反应问护照有没有被窃?男团友一摸口袋,护照在。被窃的是他的随身包包,里面本来一直装着护照,刚才购物出示护照后忘记放回包里,而是直接放西装口袋里了,这个偶然的“忘记”保全了他的护照,现金也是分几处放的,不完全放在这个包里。盘点下来,损失还好。失主团友自嘲感谢刚才那位一定要求出示护照的强势店主,我们说侥幸的是小偷的选择性眼光,他刹那间拿走的皮包固然是后备厢里外观上比较显档次的东西,但旁边紧挨着的那几个不起眼的塑料袋里,却装着国内同事好友托买的几只高档瑞士名表啊!

陈导当即报了警。十几分钟后,来了两位胖乎乎的白人警察,简要问了情况,例行登记了护照等信息,说这样的事件很多很平常,如抓到了窃贼,有消息会联系我们等等,就忙着去处理其他案子了。

直到我们离开欧洲,都没有回音和消息。此后,这件“平常”的盗案便淹没在时间的海洋里了……

孙家三姑娘给娶了,咱们家穷,人家不嫌,说了的事,不好改啊。

“对你,我和你妈是随你的,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可你奶奶不让啊!你能懂吗?”老蔡的眼睛波光潋滟,却用如此悲观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感受。

我评价他的初恋,潦草且没有灵魂。手也没牵过,对视三秒就没有下文算什么初恋?他不认同,他执意认定每个人必须要有一场初恋,如果别的没有,就把这段算上,留着回想,不枉此生。

世人传说,幸福的童年能够治愈一生,而有的人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据我观察老蔡得加一句:美好的初恋可以治愈一生,而老蔡自己认为关于初恋,十个人有二十种方式、三十种理解,当人到暮年,回想时,不管曾经是热烈的还是苦涩的,都很甜蜜,无需治愈。

我,邀我去兰州、敦煌走走,虽未能至,但这番盛情我已身心领受。

2021年春天我给你寄去我的新书《青色马文存》。稍后,南京一位评论家朋友写来一篇对拙集的短评,我发给你看,你认乎其真地拿给了《甘肃日报》,不久后文章得以在该报发表。除了请报社编辑给作者寄去样报,你又找来四份当天的报纸,郑重其事地以特快专递寄与我留存。

还是当年的风格,你自己亲写信封。看到上面的笔迹,我立即联想到三十多年前的那些信封。见字如面啊,这份情愫还如当年那般真切。谢谢你,远在兰州的建仁君。

唯愿花季灿烂

□重庆 余翔

中考成绩揭晓那天,家人微信群里一片愁云惨雾。侄子的考试成绩离重点高中提档分数线差了3分。

“市重点我们早就不指望了,现在连区重点都泡汤了。”

“估计误差能达到60分,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5个志愿全填了区重点,普高一个没填,现在能不能上高中还是个问题!”

“别着急,多打听打听,总归是有办法的。”

“是啊,别太责怪孩子,他现在心里肯定难受。”

作为父母,我哥和嫂子不断通过裂开、捂脸、苦涩等表情,表达他们面对儿子中考失利后无奈、着急中交织着愤怒的复杂心情。群里其他人除了表示安慰、劝解外,也对侄子的未来隐隐感到担忧。

由于我哥嫂工作的关系,侄子小学以前一直在家里做留守儿童。远隔重洋的哥嫂虽然也给他报了各种兴趣班、辅导班,但毕竟鞭长莫及。我和妹妹在执行培训任务的时候往往大打折扣,经常带着侄子跷课去吃喝玩乐。那时候,侄子活泼、调皮而且贪吃,折腾得我们身体和钱包都招架不住,他却度过了幼年短暂而恣意的幸福时光。

侄子一进入小学,哥嫂便克服万难杀回国内,亲自上阵督促儿子。从那以后,周末、节日的家庭聚会上就很少看到侄子的身影,偶尔出现也总是匆匆扒拉几口饭菜就要赶赴下一场培训班。

我们看着不免心酸,也时不时劝诫不要把孩子逼太紧。但面对我哥数据详实、旁征博引的反驳,旁人的劝说总是苍白无力的。“你每周五晚上还是抽空给他补习下阅读理解,你以前老带着他玩别以为我不知道,现在总该负点儿责任吧。”为了避免成为“帮凶”,我在侄子的教育问题上选择沉默不语。

尽管哥嫂费尽心力、一门心思扑在儿子的成绩上,但收效甚微,

庄稼花

□兴化 张学诗

夏日,故乡的舍上,那一望葱茏的田野上,总也开不败的便是那点点滴滴浅绿淡黄洁白的稻花了。傍晚,在如水的月光下,在如潮的蛙声里,你会看到,那粒粒点点的稻花,在阵阵的清风中轻轻盈盈地飘散。

真得感谢“稻花香”的酒商呢,就是那一种寻常百姓家的酒呵,却把庄稼人对于和他们相依为命的这一种花儿的感情,渲染到了极致。

梅雨过了,伏天到了,你就看,那一大片一大片喜温厌雨的棉田吧!枝儿茁壮,叶儿黑绿,一大朵一大朵姹紫嫣红的棉花花便在那一望无垠的棉田里,在它那茁壮的枝儿和黑绿的叶儿间尽情地开放了。即便也有淡黄的浅绿的洁白的花,但不是稻花那样点点滴滴的,

侄子在小升初的激烈竞争中败下阵来。然而做父母的并不放弃,坚持花重金让他进入重点初中。全家还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公寓,开始了陪读生涯。

自此以后,我与侄子更是难得一见。记得他初中的暑假,一天我和妹妹相约去水世界玩,回想起以前夏天带侄子游泳玩水的时光,不免有些怀念,于是打电话叫他出来放松放松。一见面吓一跳,小伙子个子一下蹿到一米七五,配了副近视眼镜,和我们话也不多,以前跟屁虫似的小孩,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已经与我们渐渐疏远。

但一进入泳池,那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儿又回来了。一下午玩到筋疲力尽之后带他大吃一顿,我和妹妹都不禁感叹,他儿时折腾我们的劲儿还在。临分别时我问他,马上初三了,对高中有什么打算。“随便吧,反正都是我妈在安排,我有什么打算重要吗?”侄子漫不经心的回答让我一愣。

中考成绩出来后过了几天,我私下给侄子发了个微信,问他现在怎么想的,万一读不了高中怎么办。当“随便”二字和一张笑脸出现在对话框时,我只感到一阵怅然。

中考结束那天,侄子过完自己的15岁生日,正式进入花季。对处在这样美好年华的人心生前途暗淡之叹,不过是中老年人的杞人忧天。但作为一个少年,侄子对未来置身事外的冷漠让我不觉产生一丝感叹:从小到大由父母大包大揽的各种安排,已经让他对自己的生活失去参与感与选择权,对人生褪去了青春少年本该有的热情。

不管我们的时代选用什么词汇来描述16岁,这都永远是属于爱做梦、爱幻想、爱尝试的年纪,在认真努力的生活中不断发现自己、探索世界才是他们应该有的模样。于是,我在侄子的微信对话框里写下:前路漫漫,只愿你花季灿烂。

老蔡的初恋

□如东 小羊

年少时,老蔡对我讲:初恋的终极意义是回想。

老蔡20岁当兵,生我晚是因为退伍迟。

退伍时,那女孩送了一条红围巾,他越想越暖,至今都能让心动的场景重现:她秀发在身侧下垂,恍若瀑布。右手拿起针,向前锥、向左拨,把左手针上的线全挑到右手的针上,线在指间跳舞,循环反复,线团慢慢变小,将情窦、将憧憬织入细密的针脚,围巾越来越长……

我问他当年发生过什么吗?他愤愤地说:五十多年前能发生什么?要是现在啊,指不定呢,哼,那可不一定有你了。

嘿,还嫌弃了?尽管我就是那种标准没出息的孩子,但是载你去吃水饺、看电影、玩游乐场、走亲戚一样不耽误啊!

灌云地貌以平原为主,是苏北地区唯一的有山有水的县城,在对自己的时间、对的地方遇见对的人是文学家笔下标准的婚姻幸福,老蔡不是文学家,但他的感受和文学家一样。

某天晚上,现在的老蔡,当时的小蔡,被女孩约到家里。房屋低矮,一进门,不高的房梁特别醒目。家里挤满了看景的人。男主人拿着油灯,左一抖右一抖,灯头忽闪忽闪的,下面的人影儿映在房梁上晃来晃去,小蔡分外紧张。男主人问了小蔡家庭的状况,脸上不带表情,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让人无法判断偏好。看景的人逐渐散去,女孩送小蔡至村头,他突然想拥抱着她,然而克制住了。

老蔡应征出发前,他娘像算准了一卦似的,嘱咐:你呀,去部队,好好锻炼守规矩,服役回来后,把

致一位兰州友人

□南京 王慧琪

今晨收到了你寄来的邮政快件,拆开后面还有一个贴好封口、落款为“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大信封,上面写着我的住址和姓名。见你熟悉的手迹,不由心生一份久违的亲切。

你的字一向写得认真,三十多年前你在《兰州青年报》做总编辑的时候,每次发了我的文章,你总是第一时间给我寄来样报。信封上的笔迹像你一样,清秀而俊逸。那时候你很年轻,才二十七岁。我们在北京有过一次谋面。那是一个冬日,我们并肩走在北京的一条街道上,风吹在你微红的脸上,你如高原般憨实的笑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再次聚首已是2014年的夏天,你来南京参加全国的一个戏曲工作会议。会议间隙你给我打电话,我去看望你。在省会议中心的一块草坪上,我们席地而坐,聊一通过往。当年的风中少年,不觉间,已进入知天命的年纪。

那次回兰州后不久,你给我寄来了由老诗人贺敬之为你题写书名、由时任《诗刊》主编叶延滨为你作序的诗集《爱的不死鸟》。那本诗集收有你自17岁开始写下的若干诗篇。记得我得书后在去浙江绍兴的旅次中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发现生命里最具质感的细节》。

后来的几年你几次发微信给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803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